

1月25日晚，澳洲新藝術聯合會舉行七周年華誕新春聯歡活動。一百多位澳華文藝界名人雲集，市議會議員王斌何瓊夫婦等政界人士應邀到會祝賀助興，大家歡聚一堂，載歌載舞，氣氛熱烈而溫馨，洋溢著真善美的光芒。會上，顧錚會長宣布了一個喜訊：澳華品牌文化項目《大地留印》第五集徵稿編輯工作正式啟動。

王中民為《大地留印》作詩一首：

龍歸東海辭舊年，蛇出南山開新顏。
金樽銀盞開懷飲，難忘今宵醉如仙。
冬霜春華法自然，詩畫追憶土澳緣，
天涯逐夢踏浪西，大地留印續新篇。

張青以《清平樂》詞慶賀：

七年之慶，藝術開新境。華社文壇欣
紀盛，四卷瑤章雋永。

盈堂翰墨飄香，迎春百福呈祥。好友
殷殷寄語，同祈再創輝煌。

恆心馬作《七律》慶賀：

雙節來臨彌足珍，高朋滿座見精神。
七年風雨彰成果，四卷雄文史鑒真。
美酒佳肴歡聚會，輕歌曼舞喜迎春。
悠悠歲月從頭越，再創輝煌燦後人。



■澳洲新藝術聯合會七周年華誕新春聯歡大合照

這是一次重量級的感受 賈虹

2024年的最後一個月，我的表妹佩的兒子小裕要來悉尼大學留學讀碩士學位，她要陪兒子一起過來。我想，索性把在德國的大表妹玫也一起邀請來澳洲聚一次。平常我們都因為四散在不同的國家而不能經常碰面，趁這個機會三姐妹外加一個外甥就都可以在悉尼碰面了。

在悉尼還有一位重要的親戚曉丹，他雖然輩份比我們大了一輩，是我外婆最小的弟弟、著名影視演員劉冠雄的兒子。論輩分他是舅舅輩，但年齡比我小，又是從小一起玩耍到大的，所以平時不分輩份一直叫他曉丹。

在悉尼碰面大家高興得不得了，玩是少不了的，吃也是重頭戲。

曉丹作為長輩自然要請一次，我家Paul自告奮勇做了大廚，沒想到幾年不見廚藝大增，一桌子美味佳肴讓大家贊不絕口，在異國他鄉的悉尼餐桌上，滿桌可口的中國菜，吃得那叫一個不亦樂乎好評連連。

快樂的日子總是過的很快，一個月轉瞬就過了，轉眼就到了玫和佩要回去的日子。回國飛機是昨天一月二十三號中午起飛。因為行李不多，背個包推個手提箱，她倆選擇坐火車去機場。

坐火車聊天很正常，前幾次和玫一起出行我倆因為聊天坐過了站，這次也一樣，她倆一路聊天，忘了時間，猛一抬頭已經到站了，下車的都走完了，這倆趕緊推著箱子跑向車門。還好還好，總算下車了，沒誤站點。倆人一路電梯去值機。

這時玫發現不對勁了，那個她從不離身的旅行大背包怎麼沒在背上？可不，她這一發現，佩一看，還是真的不見了那個大背包。完了，落火車上了，怎麼就能夠把這麼大的一個包丟了，不能夠啊。但就是落下了，落在火車上。大包裡除了衣服和很多回去送人的禮物和吃的用的，另外還有很重要的私人文件。所幸的是護照機票在一直不離身的小包裡。

佩的一個電話就這樣把小裕和我整蒙了，這麼大的包都能丟，怎麼辦呢？

人的應激系統如果應激過了頭，還真的能把記憶給整沒了，她們竟然在一個鐘頭後才發現包丟了。都過去了這麼久了，還能找回來嗎？一時間各人的腦子極速運轉，玫說她要改簽航班留下找包。

可你人生地不熟留下什麼用？小裕說你們趕緊去火車服務中心櫃台備案求助。

在這裡插一小曲，佩和小裕母子在之前去新加坡旅遊的時候曾經把兩個行李箱弄丟了，最後找了回來。找包小裕已經有

了經驗，除了讓玫和佩去服務中心櫃台備案求助，他又在手機上去服務中心網站填表掛失。

我對玫說就當它找不回來的處理，你和佩仍然一起回國，不用留下，你留下也沒有用，這裡小裕和我一起關注。我給曉丹也通了電話，他做旅游公司，經歷得多這樣的事情碰得也多，果然他說趕緊先去服務台備案求助，然後等待結果。

尋包的路徑走對了，剩下的就是等待了。昨天到今天下午前，心裡有點沉，我都能感覺玫的沮喪和無奈，雖然她們已經平安落地回國了，但丟了一個大包，還有那麼多的文件證件，讓人的心情好不起來。

心裡有點急，一天快過去了，仍然沒有消息，到了今天下午的三點，快一天了，我感覺這麼久了希望有點渺茫。

但心裡總有一個聲音在說：應該會回來的，你都丟了那麼多次的東西，不是都回來了嗎？

是的，我也曾經丟過東西，在就餐時，把一大包買好回國送人的東西遺落在了購物中心的餐廳裡，兩個小時後記起來回去找，保潔員把它送到了服務中心，我找回來了。又一次是把買的筆墨紙硯遺落在了火車上，一隻腳都跨下到站的火車了，一位白人小伙拎著我的這些東西追上來說：你的東西。我都來不及感謝。還有一次把鑰匙丟在公園座椅上，人家招呼我我沒聽見，人家就一路小跑著給我送過來……所以我的感覺包是一定會回來的，就是時間關係了。

果不其然，下午三點後小裕回了我的信息：包拿到了。

我的心裡一陣輕鬆，我感覺只要文件在其它的都無所謂。包在文件也在包括落地要穿的羽絨服等都在，只是被拿走了那些吃的和護膚用品。這沒關係，真沒關係。

火車這麼大流量的一個去處，能夠把文件和包一起留下給到失主，我們得感謝只拿走這些生活用品的人，因為他沒有讓你失望，他是看得懂文件的重要性，即使是德文。他不損壞文件不連包一起拿走，他沒讓你因為這些文件的丟失再讓你去補辦，有幾份原始文件是沒法補辦的。

我感覺非常完美，Perfect。有失又得，得失平衡，只要主要的在其它都可以忽略。

曉丹說這就是澳大利亞。我說這個年我們可以過得很開心。為澳大利亞乾一杯！

澳華新文苑

第1194期 (B)

笑靨如花——龍婉芸老師印像 馮淑萍

(接上期)但無論在什麼境遇下，她都永葆她人性中的至善至真，至誠至美。黃天驥老師曾撰文寫道：颯颯風的夜晚，她會冒著風雨摸黑回資料室，查看門窗是否關好；資料室增添大批量的圖書，她會用削瘦的身軀扛著、抱著、提著上樓；她會記得老師、研究生和本科生借閱圖書的類別、研究的課題，一旦發現新華書店有相關的新書、雜誌和資料出版時，她便會主動通知有關讀者，並代為購買。她是把別人的事當成自己的事，誠心誠意地希望別人的研究能出成果，這是超出她業務範圍的事啊！純粹出自她的仁愛之心！

我與龍老師的結識，跟所有同學們一樣，是在系裡的資料室。我們七七級入學時，百廢待興，資料室也一樣，她每天都很忙，編目錄，制卡片，整書架……但不論多忙，只要是學生、教師、員工需要，她都會停下手中的事，熱心地給予幫助。我自己常在找不到書、雜誌、報紙的情況下煩她，而她也總是不厭其煩，從不拒絕，也從不曾讓我失望。臉上永遠掛著那一抹熨心暖肺的溫煦的笑。

她做事極之認真細致。據小女兒小安回憶，小時候她們扎頭髮的綢帶，媽媽都會用熨斗熨過，然後一根一根卷起來，放在一個小鐵盒裡。一根小綢帶尚且如此，其他事更是可想而知了！

2024年上半年，《紅豆結集》出版前，79級劉中國請龍老師為“結集”題詞，小劉擔心龍老師太過勞累，便為她擬了一對參考句子，但認真的龍老師沒有採納，她對小安說：“既是要我寫題詞，我就認認真真寫，不能假手他人。”於是她翻閱《辭海》，仔細琢磨，寫下：

書海茫茫倘伴過
南柯醒醒一白丁

擱筆後，又對著題詞反覆思量，覺得“倘伴”兩字欠妥：“資料室的藏書那麼多，我又那麼忙，哪有時間‘倘伴’？”她覺得自己充其量只是一個趕路人，急急匆匆“涉

過而已。於是，她換掉“倘伴”，將題詞改為：

書海茫茫趕趟過
南柯醒醒一白丁

事還沒完，定稿後，她又用小安給準備的幾款不同筆型一一試寫，秀麗筆、勾線筆、粗油性筆、細油性筆……連續試寫好多遍，好多張，直寫到手發抖，直寫到月上東窗，直寫到女兒不耐、自己滿意才善罷甘休！極致認真，追求完美，精益求精，這，就是龍老師！

退休那麼多年之後，哪怕是年逾期頤，她也還保留著剪報的習慣，她會根據兒子、媳婦、女兒、女婿、孫子、孫女從事的不同行業，不同學科，不同需求，把報刊、雜誌上的相關資料剪下來，分裝在不同的自製紙袋中，待家人回家團聚時，有針對性地一一分發給家人。這就是給家人最好的禮物，是對子孫們最深切、最直接的愛啊！她希望他們工



■笑靨如花的龍婉芸老師

作順利、學業進步、事業有成，她不是無關痛癢空泛地祝福幾句，她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，為家人提供最切實際的幫助啊！

記得我未出國前，一次不知為了什麼事上她家，就發現她家收拾得井井有條，一塵不染，而靠廚房的櫃子上有一塊小黑板，是記備忘用的，寫著：醬油、牙膏……等字樣，那是用來提示自己和家人，上商店時，記得把斷供的東西買回來。多麼細緻、貼心的溫馨提醒！

龍老師又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，黃天驥老師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一件事：經濟困難時期，學校農場有一回給教工分小魚，當

時，系裡方孝岳老師住在校外，那時又沒冰箱存放這些魚，咋辦？龍老師就割腥瀾臚，弄乾淨後，又用憑票供應的那點油把魚煎好，用飯盒裝了，丟下幾個小毛孩，自己晚飯也沒顧上吃，便火急火燎轉幾趟公車站，送到住在市區文明路的方老師手中！這種事，雖不驚天動地，但試問，有幾個人能做到？

六十年代初，糧食緊張，誰家也沒有富餘的口糧，她與黃家教老師卻還留下夜裡來她家收聽球賽的年輕教師，把當時彌足珍貴的地瓜、花生端出來給他們吃，並且還在這之前，刻意支走眼巴巴瞧著的孩子們。多少年後，黃天驥老師追述此事時，仍是感慨萬千！

吳國欽老師也曾回憶，在“五·七”幹校期間，黃家教老師被列入要重點改造的“管教隊”。一次，大家結合學習毛著聯繫實際作發言，吳國欽老師也“義正辭嚴”了一番，許是言重了，他發現坐在台下的龍老師在偷偷抹眼淚。這事讓吳老師深感不安。由幹校返回校園後，心存愧疚的吳老師給龍老師寫了一封道歉信，收到信後的龍老師卻只淡淡地一笑：“不記得有這一回事！”吳老師幾年來沉甸甸的心事，一下子被龍老師雲淡風輕的一句話給化解了，消散得無影無蹤。龍老師的胸懷是多麼寬廣啊！

當百年校慶的喧囂熱鬧像潮水一般退去之後，我漸趨平靜的心海，會浮現這一期間所遇到的那些久別重逢的人，他們像礁石一樣兀立，形像愈加分明。龍婉芸老師便是其中的一位，她在我心中永遠是一個獨特的存在。

不是說她有多偉大，她的著述有多豐厚，她的學術觀點有多突出，而是她的為人處世，她的善良摯誠，她的極致認真，她的精益求精。

都說“仁者壽”，龍老師今年一百零一歲高齡了，仍然頭腦清晰，身手利落，是有原因的。這原因正是她的“仁”。

龍老師的仁，開在她如花的笑靨裡！

(2024年12月28日)